

小说《创业史》——

经典之作的悠远回响

李云雷

品味
红色经典 33

1952年，柳青36岁，风华正茂，年富力。那时他已经参与创办了《中国青年报》，创作了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还作为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苏联。就在工作和事业“顺风顺水”之时，柳青主动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离开北京去陕西深入基层。后来，他扎根长安县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

到生活现场去，走艰辛创作路

上世纪50年代初，柳青感到，中国乡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必须亲赴现场与村民一起参与、感受这一巨变，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带着这样的信念，带着文学的理想，柳青主动选择了一条艰辛的创作道路。

从1952年到1956年，柳青没有发表一篇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不少人对他深入生活的方式产生怀疑。柳青承受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不为所动。《创业史》责编王雅玲清楚地记得：“1956年是柳青最苦的一年，也是他

创作上最关键的一年……他食不香，睡不宁，变得又黄又瘦，身体极度衰弱。”后来讲起这一年，柳青笑着说：“那才真正是脱胎换骨，狼狈极了，这是我创作最艰苦的一年。”柳青在写作《创业史》第一部的时候，不脱离实际，跟大家一块开会，给群众和干部出主意、想办法。直到1959年，柳青创作的这部小说先是以《稻田风波》为名在《延河》杂志连载，1960年以《创业史》为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创业史》出版后，一时广为称道、好评如潮，“我国当代反映农村生活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现实生活的历史容量具有了史诗性的规模”，评论家们给予作品高度评价。60多年来，《创业史》经受了读者、专家与时间的考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

时代的画像，生活的史诗

“梁生宝买稻种”是《创业史》中的经典章节，广为人们知晓。这个章节细致地描写了梁生宝舍不得住店而睡在火车站里，舍不得吃饭，只是喝免费的汤就馍，但这一切都没有动摇他心中新稻种所带来的丰收梦想。这个年轻庄稼人冒着春雨，“头上顶着一麻袋，背上披着一麻袋，抱着被窝卷儿，高兴得满脸笑容，走进一家小饭铺里”，以其勤俭节约、风尘仆仆的形象，留在很多人的记忆深处。这个段落出自《创业史》第五章，也是小说中梁生宝这个人物第一次登场。梁生宝是小说的主人公，为什么一直到第五章才出现？这正是《创业史》艺术上的独到之处，小说要写的是“生活故事”，“生活”是网状的，有着多个侧面和多个层面，小说的前四章写梁三老汉、郭世富、徐改霞、郭振山、任老四、高增福的生活，而他们也都在关注和议论着梁生宝，众多故事的矛盾和关键点也都在指向他。这样，梁生宝在“买稻种”一场出现后，便迅速成为小说叙述的中心。路遥说，柳青“多年像农民一样生活在农村，像一个普通基层干部那样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创业史》中那么逼真地再现如此复杂多端的生活——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见的每条细小的波纹都好像是生活本身的皱折。”如果说梁三老汉、郭世富、徐改霞等人体现了“复杂多端的生活”和“细小的波纹”，那么梁生宝则体现了时代生活的主流及其对一个村庄复杂生活的影响，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画像。

梁生宝为什么要去买稻种呢？这是小说中的一个关键情节，是为了互助组的丰

收，也是为了体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创业史》正是通过梁生宝互助组“买稻种”“新发育秧”“进山割竹”等一系列生活故事，通过与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等人的斗争和竞争，将中国农民告别旧的生活方式、探索新生活的过程转化成了一部“史诗”。在小说第一部的结尾，梁生宝带领互助组通过艰苦创业获得了大丰收，又成立了全区第一个农业社——灯塔社，梁生宝的创业终于成功了。《创业史》虽着眼于蛤蟆滩这个小村庄走合作化道路的过程，但柳青想要回答的却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这样一个宏大主题。《创业史》正是通过生活故事，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新的历史洪流”及其展开的细微波光。在艺术上，柳青也将宏大的叙事结构与精细的描写、心理刻画与哲理性的议论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小说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等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梁生宝是一个完全摆脱了小农观念羁绊的新人形象。他既淳朴公道，又克己奉公，是从农村中的“仁义孩子”成长起来的新社会的新人。为了塑造好梁生宝，柳青一直与其原型王家斌保持着密切联系，亲自参与王家斌互助组的领导工作。全组十来户人，谁每天干什么活，哪家发生了什么事，他都知道。梁三老汉则是老一代农民典型，他在旧社会数次创业失败，在精神和性格上留下了创伤，土改后分了土地，重新唤起了他的创业热情，想为了个人利益再“拼一把”；他反对集体事业，暴露出落后、狭隘、保守的小生产者意识以及顽固倔强的性格，但同时他又具有中国农民勤劳、善良、朴实的品质。柳青极其精彩地描写了梁三老汉的内心矛盾，着重表现他参与合作化运动的艰难历程。梁三老汉这个形象凝聚了柳青对时代转折的深刻思考。



要塑造英雄，先塑造自己

《创业史》对后世的影响，既有文学的影响，又有作家柳青人格的影响。《创业史》作为经典之作，一方面，其开创的叙述模式在新时期之后的创作中有着悠远的回响；另一方面，柳青以扎根皇甫村14年的生活与实践，向人们昭示了何谓“深入生活”，如何“深入生活”，“深入生活”之后怎样创作出优秀作品。柳青“深入生活”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文学，成为坚持群众路线的一个典范。“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柳青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创业史》出版后，柳青将16065元稿费全部捐给自己扎根的地方。他说：“农民把收获的粮食交给国家，我也应该把自己的劳动所得交给国家”。柳青高尚的人格、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勇攀艺术高峰的志向赢得了路遥、陈忠实等一代作家的尊崇。

柳青及其《创业史》也向我们昭示，作家应当如何深入生活，书写时代。近百年来，中国乡村发生巨大变化，现在的中国乡村已经不再是柳青笔下的乡村，但我们通过《创业史》可以体味到当时人们的生活经验与内心世界，我们仍然需要像柳青那样深入生活、勇攀艺术高峰的作家，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图①为小说《创业史》封面，图②为柳青。
制图：赵德汝

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

在一个文艺评论主体庞大、渠道多元、形式丰富的时代，更需要坚实有力、引导有方、管理有序的文艺评论阵地。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建强阵地、用好阵地是必然要求

回看中国当代文学史，《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乔厂长上任记》《平凡的世界》等一批经典作品之所以能掀起传播热潮，与文艺评论密切相关。伴随这些作品的问世，主流报刊不仅组织编发评论家、学者的专业论述，还精心选登不少普通读者的热情来信，通过不同角度的评论、研讨，阐发作品特色，帮助读者理解，提炼创作经验，甚至带动文艺潮流，引领审美风尚。

而今，许多人习惯看电影之前，先上网查一下电影评分和网友评价，看完电影之后，再随手打个分、发条短评。这些反应迅速、结果直观的作品评分，以及针对性强、观点鲜明的网络微评、快评，成为互联网时代文艺评论的特色构成。近年来，一些低调而有匠心的电影实现票房“逆袭”，很大程度上缘于网络“大众点评”带来的口碑效应。

时代在变，媒介在变，文艺评论的特点也在变。无论是以各类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为代表的传统文艺评论渠道，还是生机勃勃的网络新媒体平台，都是组织开展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阵地。在一个文艺评论主体庞大、渠道多元、形式丰富的时代，更需要坚实有力、引导有方、管理有序的文艺评论阵地。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建强阵地、用好阵地是必然要求。

建强用好文艺评论阵地，才能切实提升主流文艺评论的战斗力、说服力和影响力。传统文艺评论阵地在对文艺现场长期地追踪、关注与互动中，形成一定的专业优势、品牌优势和人才优势，具备较成熟的组织开展文艺评论工作的经验。建强用好阵地，就要在巩固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强化议题设置和价值引领的功能。对于文艺领域的基础性问题、前沿性问题、倾向性问题，对于具有趋势性和前瞻意义的新人新作，对于广受社会关注的重点作品、热点现象和焦点问题，文艺评论应主动出击，加强研究，正向引领。通过抓住“重”、关注“新”、回应“热”，更好引导舆论、市场和受众，提升主流文艺评论的战斗力、说服力和影响力。与此同时，要用好网络新媒体评论平台，推出更多接地气、有人气、聚共识的全媒体评论产品，放大主旋律的声量，扩大正能量的覆盖面，开拓主流文艺评论的新空间。

建强用好文艺评论阵地，才能促进专业评论和大众评论有效互动。人民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时下活跃在网络新媒体平台的大众评论，不乏真切生动的感受、深刻新颖的见解和有的放矢的批评，体现着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这些反过来也会影响专业评论，促使文艺评论家更好回应读者观众需求，增强评论的有效性、针对性。但也应看到，避免情绪化、肤浅化、娱乐化的倾向，也需要更多专业评论走进网站平台，参与话题讨论、评论发声，发挥专业评论专长，提升大众评论水准，推动专业评论和大众评论有效互动。

建强用好文艺评论阵地，既要善用媒介又要健全管理。既要端正价值取向，严把内容导向关；也要完善技术手段，让技术更好地服务文艺评论的开展。评分网站要不断提升技术、完善管理，有效防止刷分控评现象。社交平台要出实招，杜绝有组织地滥用网络评论博人眼球、无底线营销。大数据和算法固然很“懂”用户，但不能只考虑迎合需求，更有义务丰富用户的文化选择，提升人们的精神追求。无论媒介如何变化，都不能丢掉文艺评论的公信力，不能弱化文艺评论提高公众审美水平、涵养社会文化风气的职责。

建强用好文艺评论阵地，离不开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把文艺评论工作纳入繁荣文艺的总体规划，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协调工作机制，阵地建设才能有序推进；健全激励措施，完善文艺评奖体系，改进学术评价导向，阵地建设才会更有动力；壮大评论队伍，加强网络文艺评论队伍建设，培育新时代文艺评论新力量，阵地建设才有充足后劲。

空前丰富的文化市场、活力迸发的文艺创作、需求多元的读者观众，都需要文艺评论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和审美启迪的作用。建强用好文艺评论阵地，文艺评论将会更加掷地有声、更好激浊扬清，有力推动新时代文艺健康繁荣发展。



建强用好文艺评论阵地

胡妍妍

懂得一支笔的重量

刘可风

年少时，我并未与父亲柳青共同生活。1970年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他身边，到1978年父亲溘然离世。这九年，我对他了解甚少到父女情深，以至于无话不谈。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就是文学创作。

一次，父亲做雾化治疗，因体力不支躺下，叫我搬个藤椅坐在床边。他从枕下抽出一篇文章，翻了几页后放下，暴起血管的手压在上面，思考片刻对我说：“记得爸爸常给你讲的写作角度吗？”

父亲与我谈写作角度，最早是从《创业史》说起。父亲说，这部小说每一章都力求从一个特定人物的角度出发，有一条主线，其他人物的描写都围绕这个主要人物展开，力避平铺直叙。怎样实现呢？要像照相机一样，镜头就是这个人的眼睛，“他”观察这个世界，对环境和其他人物做出各种反应，写出的是“他”的立场、感受、心理和情绪，而不是对每一个出场人物的介绍。我

说：“做到这一步，是很难的。”他说：“是的，作者由着自己的感受写容易，不过这样写出来的人物千篇一律。只有融入生活，有了亲身体会，才会有不同的表达，笔下的人物才有特点，有变化。”

那天，他还是从这个问题谈起。谈到人物形象塑造，父亲告诉我，要“极端熟悉人物，不是一般的熟悉。要和人物有同样的心理，使用性格化的语言。”他说话一贯很慢且从容细致、恬静深沉。我全神贯注，深感父亲对文学创作的倾情投入，因为这些心得是他多年探索追求的结晶。从十几岁喜欢上文学起，父亲读了大量文学名著，整整用去十年的时间咀嚼创作的要领，体会融入生活的道理，后来为了熟练运用这些手法创作，又历经十年探索。父亲说：“早年教育条件不好，我是从‘齐步走’开始的，拼命钻研文学技巧。”为此，他研究自己每一部作品的不足之处，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指正。

父亲就是用这样的创作态度投入火热生活，俯身聆听和记录大地的脉搏。

1951年，父亲参加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出访苏联。此前他深受苏联文学影响，钟爱作家托尔斯泰，也喜欢《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作品，他十分关注苏联农村的建设和变化。看到当地建设的一片繁荣，人民劳动热情高涨，父亲深受鼓舞。内心那个始终不变的想法——创作不负时代的农村题材文学作品，更加强烈了。那时，祖国大地上百业待兴，人们正奋力创造新的生活，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在经济、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里。

父亲决心用手中的笔，细致刻画这些变化。1953年，他来到西安郊区的皇甫村，开始了生活和创作的新阶段——写作《创业史》。来到皇甫村前，父亲就脱掉了四个兜的干部服，换上一身农民式的对襟袄，和当地百姓很快接上话，亲近起来。在路边、在

草棚屋里，他用幽默风趣的话语讲述合作化的好处、今后的奋斗目标。互助组的人说：“大道理都会说，可他讲的不让人烦，反而爱听。”时间一长，他往那儿一站，立刻围上一群人。初期，为解决组里的各种问题，吃过晚饭不用催，大家满坐炕头倾听。父亲讲话引用本地实例多，常常笑得人前仰后合。他的深入生活，“极端熟悉人物”，大概就是这样“泡”出来的。

父亲对我经常指点，有时批评，偶有表扬。他用手掌上下比划，我便明白其中含义，因为他说过：“我就像拍皮球一样，既不让你失去信心，也不让你蹦得太高。”1970年，父亲让我起草一封信，写完后他大删大改，不客气地说：“差得太远！”刚大学毕业的我，自视很高，眼泪夺眶而出，此后他不再说这样的话。现在想来，正是他的批评，让我懂得世界之大，生活之丰富，懂得一支笔的重量。

（本报记者张丹华采访整理）